

# 香港經濟問題需從政治解決

當前香港遭遇經濟困境，而解決經濟問題是由政治來決定。一是中央政府立下反「港獨」的底線，並嚴格依照法治規矩辦事，至少應如英國殖民地時代用現行法律禁制任何以暴力挑戰政府管治的行為。通過人大釋法，作用不單限於立法會宣誓，而是包括所有公職人員，也不僅限於宣誓行為，而是包括所有公職行為。這是從上而下地定下規範界限，不容逾越。在執行過程中，嚴格按現有法制行事，這是從下而上地配合人大釋法。

## 檢討現有法律

英國殖民地的法律政策措施，許多早應檢討。可惜自回歸以來，迷信於一切不變，而在十九年的時間裏，香港、內地與世界都已變化，這種迷信卻一直坚持，而且更為變本加厲。英國人不做的，我們不做；英國人做的，我們也不做。於是導致陷入今天這樣的困局。

中央扭轉逆勢之後，應重新檢查從殖民地接受過來的東西：好的應該留下，不好的要修改，取捨的標準是是否符合香港的長遠發展和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且是因時制宜，不變成任何教條模式，僵化執行。英國殖民地那時鎮壓反英國統治的不少法律，帶有政治迫害因素，個別也不符英國法制傳統，便應修改。但作為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捍衛法紀的法律，則應保留，並且善用。

在我們已重新檢查從英國殖民地承繼下來的法律時，使用它們便要有節有理，也要考慮社會心理。當下香港社會「港獨」勢力猖獗，部分「港獨」分子利用宣誓儀式在議會內肆意播「獨」，導致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這已激起民情的憤怒。無論於香港還是於國家，中央在香港建制目前被動的情況下，不能坐視不理。早前，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接見香港社團時指出，不要以為只有極少數人從事「港獨」行為就無所謂。他認為不能輕視「港獨」，不能視而不見，否則

「港獨」發難起來，首先吃虧、首先倒霉的是香港同胞，所以希望香港同胞認清「港獨」本質，堅持與「港獨」進行鬥爭。

對付「港獨」是必然的，但可輕重有別。若是僅涉及言論與組織行為的，可應用較輕刑罰的法律。若涉及「勇武」、暴力的，則應嚴刑懲治。處理的原則是政治，處理的具體措施是法律，有所選擇、有所偏重，有所針對。但前提都是依法處理，有法必依，不姑息放縱。實際執行時需對各方面的情况



學者論衡

陳文鴻

、各方面的反應，有相對準確的認識和掌握，才可恰當地分別處理。

## 準確定位香港

這便回歸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定位如何？如果是撒手不理，則正中了英國人的計謀，用治權換主權。由於香港與內地血肉相連，各方面早已高度融合，中央政府不可能撒手不理，讓英國人利用早前安排下的精英來統治。內地當然不會閉關自守，所以在許多方面香港也必然衝擊內地。中央放棄對香港的治權，便是讓英美等在中國的南大門建立基地，使它們對中國可攻可守，結果將會是既失去香港的治權，也讓人家可借香港的橋頭堡，重建新時代的條約，把英美在香港建設的制度、文化，乃至金融關係，複製到中國的開放城市。這並非是危言聳聽，從過去二十年的大貪腐案，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發展的勢頭。今日與歷史上的

差別是，那時是靠炮艦外交，今天是和平演變，美國替代英國，手法更高明而已。

當中央在定位香港時，要考慮香港與內地的合作與分工關係，也要考慮在內地不停地發展演變過程中，香港怎樣發展和演變。由於中國現時的发展已扭轉錯誤，不是服務精英，而是服務社會的大多數，香港的變化也更不能如以往那樣，走右派資本主義的犧牲90%人口來供奉1%精英的道路。英國殖民地在中英談判時建立的體制政策（與中英談判之前不同），不能繼續。

定位香港不是說了便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要重新制定政策來實現定位。首要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其次是進行民主和開發的討論，讓社會大眾參加，避免既得利益及其代言人再次壟斷香港的發展。

這些都屬於大工程，但事關社會大眾及國家的長遠利益，不能不做，並且要認真徹底地做。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 香港兩種思維差異



思考香港

夏正林

前幾天，在香港參加了一個有關香港社會現狀和前途的研討會，參加者多為關心香港命運的市民。在研討會上，年輕人與老年人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年輕人雖然也不贊成「港獨」，但態度比較曖昧，不明朗，似乎有正當的理由。當然，「港獨」產生的背景是非常複雜的，也不被基本法所允許，但研討會上反映出來的兩種思維方式卻從一個側面窺見了「港獨」的複雜性，值得重視。

事情的起因和經過是這樣的：前一陣子，香港立法會的幾位候任議員宣誓時，侮辱祖國，引起中央對「港獨」的重視和警覺，為遏制「港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了釋法。港人對此事看法不盡一致，尤其是青年人與老年人態度大不相同。

一些青年人即使不贊成「港獨」，也會認為其不無道理。一般認為，年輕人是因為缺乏國情教育，缺乏歷史教育。在研討會上，老年人認為在港英時代，人們受到殘酷壓迫，毫無什麼民主與自由可言，並以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為例。回歸以後，民主和自由逐步發展起來了，應該值得高興，不應當去搞什麼「獨立」。有祖國作為強大的後盾，外侮才不會發生。而對於年輕人而言，對港英時代與外侮似乎並沒有深切感受。他們認為，港英統治本身就是不正義的，而回歸是正義的事，兩者壓根兒就沒有可比性：不能用非正義的壞來證明正義的好。他們認為需要尋求正義條件下解決問題的方案，即在回歸後應該談「真」民主的問題。

總算明白了，原來兩者分歧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使用了不同的參照系：前者以過去為參照系，認為社會是進步了，而後者以將來為參照系，認為社會發展還不夠。當然，香港的問題複雜性遠超這兩種所謂思維方式，但思維方式上的差異的確會導致人們認識上的差異。

其實，這兩種思維上的差別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們在教育自己小孩時就經常說，我們當年如何如何困難，現在你們的條件如何好，應該知足了，應該把心思集中在什麼什麼上。而小孩子卻並不這麼認為。這就是「過去」與「未來」思維的差別。

過去，代表了一種經驗的思維方式，強調社會的歷史進步性，以經驗來改造世界。未來，代表了一種邏輯的思維，先設定一個理想化作為前提，推導出一個理想化的世界模式，然後根據這個模式改造世界。其實兩種思維，各有利弊：用過去與現在來進行對比，一般都會比較樂觀，會用經驗來改造現實，逐步改造，但也因此往往滿足於現實，甚至強調穩定，趨於保守，失去追求的動力。用未來要求現實的人，是以理想化的目標為前提，一般都會對現實持不滿的態度，往往比較激進，不顧現實條件。而理想的目標的實現往往是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否則就會「欲速則不達」，「過猶不及」，因此才需要「以史為鑒」。

因此，「過去」與「將來」兩種思維，需要互相結合，各取所長，才不至於社會的分裂：持過去思維的人應多去「夢想」，多做「頂層設計」；持將來思維的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時，也應當腳踏實地。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 關於行政長官人選若干問題



知微篇

周八駿

香港有一家媒體羅列了十位知名人士，稱他們都有資格擔任第五任行政長官。其中，包括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一職的陳馮富珍。的確，符合《基本法》第四十四條的人士多不勝數，必須還具備上述知名度和一定國際知名度，富有從政或公共行政經驗，並且為中央所信任，才可能成為行政長官。所以，從現屆政府或前屆政府主要官員、特區建制某機構領袖，以及為國家全力推薦而出任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的範圍中去找下任行政長官人選，思路是對的。

具備上述條件的都被那張十人名單所囊括了，問題是，最終參選者不會是他們全體。最終當選的更只是一人。難道擬訂那張名單者不明白如此簡單的道理？否。是因為至今有意參選者或明或暗，更重要的，誰最可能問鼎難以捉摸。於是，盡可能完整列出潛在人士名單，是既不失穩妥又不失公允的做法。

這一名單中的若干人士已明確表示無意參選，陳馮富珍便是。現任政務司司長最近私下和公開表態也是不會參選。其他的，都在等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長官選委會的競選結果和中央的態度。於是，香港問題的觀察者和評論者還有一點時間，可以就相關問題進一步展開討論。

### 未來五年政治重點是遏「獨」

有三個問題需要探討：一，如何區別一部分人所希望的行政長官人選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所需要的行政長官人選？二，如何區別香港特別行政區所需要的行政長官人選與最終可能當選者？三，第五任行政長官和第五屆政府任期內，香港將呈現怎樣的變化？

有志競逐第五任行政長官者，分別有其支持的力量和人士，亦即分別有希望他成功當選的「一部

分人」。後者不外乎來自香港的工商界，財經專業界，傳統公務員尤其資深政務官，某個政治團體或某一政治陣營，以及社會某一階層。為便於討論，本文簡稱之為「五個板塊」。有的人，只能取得其中一個或一兩個板塊的「一部分人」支持。沒有一個人能得到來自五個板塊的「一部分人」支持，更重要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同時獲得香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的支持或容忍。

於是，出現一種人為的設計亦即所謂「某某配」，欲匯聚兩位知名人士的有所不同支持力量，盡可能取得來自「五個板塊」的「一部分人」支持，為下任行政長官和下屆政府提供盡可能穩定的管治和施政環境。

動機可嘉，但是，效果存疑。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轉變、經濟轉型、社會演變，已進入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和空前艱難的階段。即使兩位人士能夠搭配而組成下屆政府，無論其中何人為首長，他們都無法持續地團結。因為，他們分別有所側重的支持力量之間，即使不是處於利益或思想對立的狀態，也難以形成穩定的政治聯盟。

未來五年，香港政治轉變的重點不是重啟關於行政長官普選的政改。第五任行政長官選委會沿用第四任行政長官選委會的辦法，而現況已空前渾沌，試問：怎能說香港已具備普選條件？未來五年香港政治轉變的重點是堅決遏止「港獨」，切實維護和鞏固國家統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程序必須擇機重啟，對此，所有欲出任下任行政長

官者必須明確表態。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愈益深入而惡化，嚴重衝擊傳統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尤其，資深政務官，即使不出任主要官員而居政府執行部門領導位置，也無法不直接面對政治挑戰。他們的真實政治傾向和觀點，不再能夠隱藏在「政治中立」的背面。於是，行政與立法關係，越來越不越於行政長官及於管治班子與立法會關係，而是越來越牽涉政府各部門與立法會中不同政治團體的關係。

未來五年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是加速產業結構完善和升級。地產市場治本之道不在於增加土地供應，而是盡快形成新的支柱產業（行業），以降低整體經濟對地產市場的過度依賴。這需要推進香港與內地，尤其與珠三角經濟的一體化。

未來五年香港社會演進的主要任務是，全面而有步驟地啟動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建設，分階段為標準工時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毋須贅言，這將是香港勞資關係的重大調整，將對政府財政產生深刻影響，但是，為香港長遠穩定繁榮所不可或缺。

明白未來五年香港需要做什麼，就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需要怎樣的第五任行政長官；也就容易回答在現有些各為「一部分人」所支持的行政長官人選中，究竟誰比較接近「香港特別行政區所需要的行政長官人選」。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利益集團的答案會依然不同，但是，比較客觀地看問題的觀察者和評論者，可以得出比較相近的看法。

在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長官選委會名單揭曉後，焦點將轉向第二個問題：如何區別香港特別行政區所需要的行政長官人選與最終可能當選者？明年三月，第三個問題將上升為焦點。

資深評論員、博士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與香港基本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香港各方面應該認真遵守並貫徹落實。

## 人大釋法護「一國兩制」

值得關注的是，張德江委員長還提到，歡迎過去一些不能來內地的人士到內地走一走，了解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並通過旅遊、探親或多種形式的交流，增進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了解，表達了中央政府最大的政治包容和誠意。據報道，香港特區政府其後發表聲明，指接獲中央政府通知，自今年十一月三十日起放寬過去對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人士實施進入內地的入境限制，及重新接受此類人士的回鄉證申請。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亦接見香港社團訪京團，指出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发展利益這個根本宗旨，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於與「一國兩制」



議論風生

楊孫西

精神和原則相悖的言論要堅決予以批駁。要堅守法治，知法守法。他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作出的解釋，是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確保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令人擔憂的是，當下香港年輕人的「港獨」活動已五花八門，甚至高調與「台獨」「藏獨」「疆獨」勾結。法律界人士認為，這些問題須通過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或引入全國性法律，才能根本解決。

## 引導青少年知法守法

應該讓香港年輕人明白，無論是「港獨」活動或「港獨」論調，都是分裂國家，都是違反《基本法》規定的。如果任由「港獨」肆意發展下去，香港的經濟民生將受到極大的破壞，從而導致香港「天下大亂」。須知，香港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絕不會容忍「港獨」的違法活動，必須斷然處置。因此，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自行立法勢在必行！

不可否認，香港主權回歸近二十年，但人心回歸仍任重道遠，香港的國情教育等方面差強人意。特別是到二〇一二年後，經歷了反「國民教育」風波、抵制「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和「光復上水」等遊行集會和社會運動之後，「本土意識」和「港獨」勢力逐漸抬頭。

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到，要加強對港澳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工作，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愛港的情懷。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去年「兩會」期間，亦表示支持港澳委員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港澳青少年溝通交流，進一步加強港澳青少年工作。

建議從加強國情教育和促進香港和內地青少年交流兩方面，切實關心青少年成長，努力促進新一代人心回歸。筆者希望全社會都來關心香港青少年，幫助他們就業、創業並向上發展，引導他們知法守法，擁護基本法，了解和熱愛自己的國家及民族。